

最终幻想联盟 13
ZUIZHONGHUANGXIANGLIANMENG

世界顶级科幻文学雨果奖五次大奖获得者，新派太空歌剧领军人——拉里·尼文巨作
波诡云谲的星际种族斗争，全景式的未来太空科技，带给你前所未有的头脑风暴



LARRY NIVEN

EDWARD M. LERNER



行星魔术师

JUGGLER OF WORLDS

【美】拉里·尼文 爱德华·M·勒内/著
李兆欣/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ZUIZHONGHUANXI'ANGLIANMENG



行星魔术师

Juggler Of Worlds

【美】拉里·尼文 爱德华·M·勒内/著
李兆欣/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星魔术师 / (美) 尼文, (美) 勒内著; 李兆欣译.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127 - 0456 - 5

I. ①行… II. ①尼… ②勒… ③李… III. ①科学幻想
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3219 号

Copyright: © 2008 By LARRY NIVEN & EDWARD M. LERN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SPECTRUM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CHINA WOME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3217

行星魔术师

著 者: [美] 拉里·尼文 爱德华·M·勒内

译 者: 李兆欣

策 划: 钱 丽

责任编辑: 贾秀娟

文字编辑: 阴 鹏

封面设计: 北京未央广告有限公司

出 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华印刷厂

开 本: 150 × 230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5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7 - 0456 -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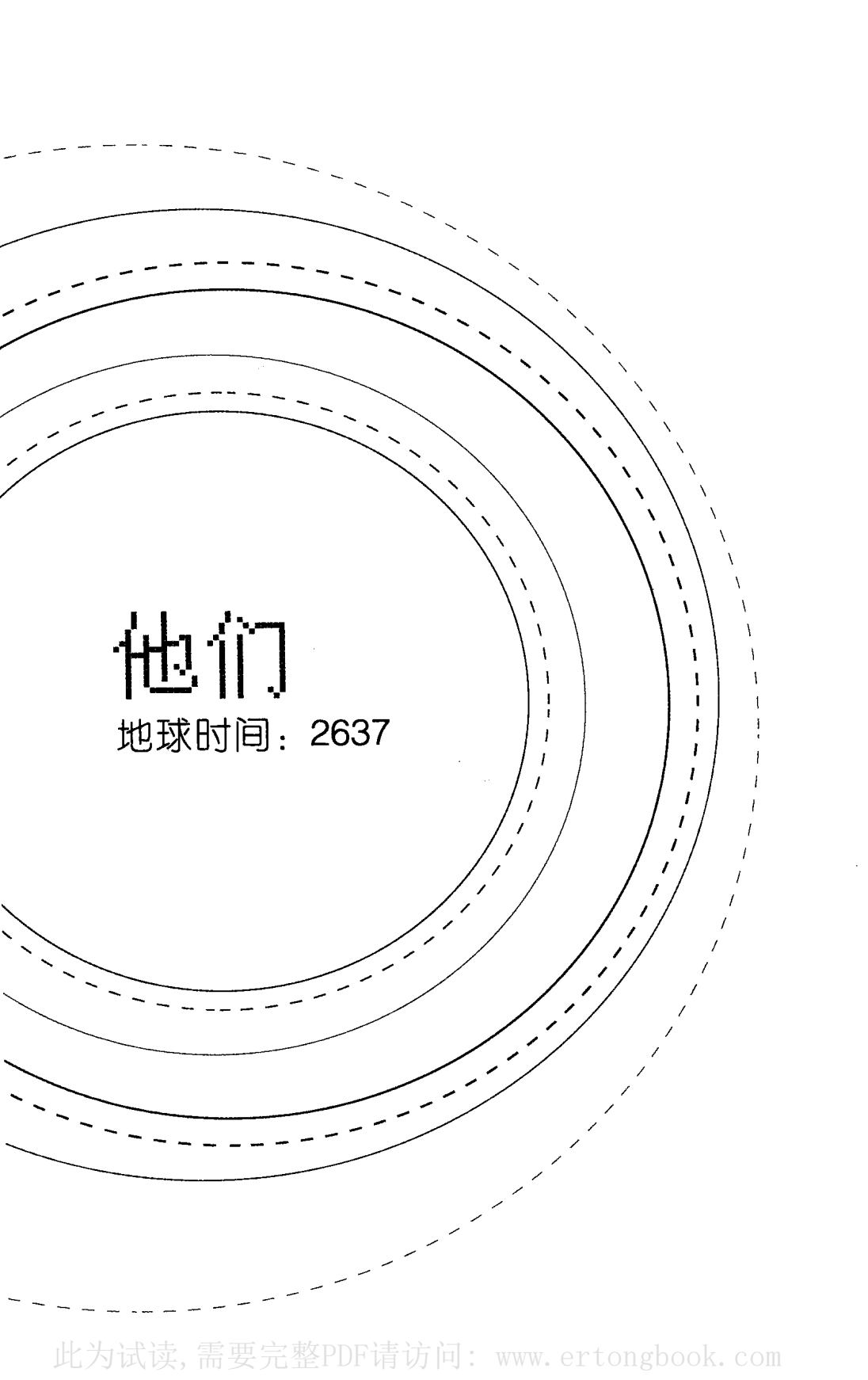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 录

001	他们	地球时间：2637
015	重力使命	地球时间：2641
037	消失太空	地球时间：2645
061	绝无仅有	地球时间：2645
087	风暴之眼	地球时间：2648
099	洗清嫌疑	地球时间：2650
129	四面楚歌	地球时间：2651
159	进退维谷	地球时间：2652~2653
193	众叛亲离	地球时间：2654~2655
221	界外之人	地球时间：2656~2657
251	揭露真相	地球时间：2658
299	弥补救赎	地球时间：2659
335	尾声	地球时间：2660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features a series of concentric circles. There are four solid black circles and four dashed black circles, all centered on the page. The circles are of varying diameters, creating a tunnel-like or ripple effect that draws the eye towards the center where the text is located.

他们

地球时间：2637

1

西格蒙德·奥斯法勒抖动着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趴在冰冷的地板上。他的头被打了，腕子和脚踝被胶带绑在塑钢锁链上。

下场会很糟，这他早就知道。但他不知道的是时间、地点、方式、原因还有谁干的。

现在迷雾即将散去。

他怎么到这来的，这里到底是哪儿？西格蒙德看着自己检视最近的记忆，仿佛在远远地旁观。怎么这么费劲？

他记起露天集市上的步行广场，还有购物的人流。他们的服装好像色彩缤纷的彩虹，衣服、头发还有皮肤，能想出来的组合样式统统都有。蓬松的云在头顶晴朗的蓝天中疾驰而过，太阳照在他脸上暖暖的。哪怕只有一次也好，把工作置于一边，他感到轻松愉快。

快乐是警惕的死敌。他怎能如此大意？

西格蒙德强睁开双眼。他所在的房间几乎毫无特点，墙、地板、屋顶都是弹性塑料，光从一面墙里照出来。我可能在任何地方，刚这么想，他就注意到两处细节：

房间不是个完全的立方体，发光的那道墙有一点弯曲；

墙上、地板上还有屋顶上有凹进去的抓手。

恐惧袭来。他在一艘星际飞船上！重力是不是比平时高那么一点点，或者低了？他说不好。

塑钢锁链随着西格蒙德坐起身而闷声作响。他看了那么多老电影，还以为链子响起来是叮叮当当的。这时屋子旋转起来，一切都开始变暗，他却还有心思去想自己被骗了。

冰冷的塑料贴在西格蒙德脸上，他猛地睁开眼，看到的还是一样的粗陋

房间——船舱。

这次他注意到身上的锁链，它的一头被焊在地板的一个抓手上。

他刚熬过一次恐惧冲击？他在哪儿？

西格蒙德迫使自己慢慢深呼吸，让这一轮恐惧退下去。害怕只会使他的思维混乱。再一次深呼吸。

他以前从没因为恐惧而晕倒。他不相信这次晕倒是恐惧造成的。对了，刚才他想到自己也许是在一艘星际飞船上，然后跟着就晕倒了。并且，那时候他刚刚坐起来。西格蒙德记得自己当时脑子糊里糊涂，现在看起来清晰多了。

他被下药了！药力发作且刚醒过来，再加上他坐起来时起身太猛，这就是他晕过去的原因。

西格蒙德这次坐起来小心多了。头一阵阵抽痛。他客观地感觉了一下疼痛，断定要比上次好一些。也许药效正在退去。

他心里有块地方对自己受到恐惧冲击感到羞耻。地球出生的大多数人平地恐惧症比他严重，那又如何？没错，他出生在地球，但他的父母走遍了已知空间。他们就是能在怪味道、陌生的夜空和错乱的重力里找到乐趣。

出于自己的原则，西格蒙德去过两次月球。他必须搞清楚：一旦有必要的时候他能不能离开地球？第二趟，是为了确认第一趟的成功不是侥幸。

他仔细倾听。通风机发出很轻的呼呼声、听不太懂的轻声对话、他自己的心跳声音。也没有动力装置嗡嗡的背景声——自己以前坐过的飞船里面到处都有。就他感官所能判断的程度，重力非常正常。

识别要素，发现模式，构建推论……他在努力，但是很慢，他的思想仿佛在糖浆中游动。药物仍残留在他的躯体中，他强迫自己集中精神。

如果这是一艘飞船，那么还停在地球上。西格蒙德确信有人打算吓唬他，想要从他这里得到什么东西，他们得手之前，他应该还能活着。

他们。

自从西格蒙德记事起，一直都有很多他们让他头疼。

不过正当西格蒙德产生这个想法时，他也知道其实并不是“一直以来”……

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很明确：卡赞地人。

第三次人类—卡赞战争爆发于 2490 年，那一年西格蒙德出生。他五岁时知道了什么是卡赞^①——有点像直立的橙色大猫，比人类更高更壮，赤裸着一条像耗子一样的尾巴。那一次，外星人被打败了。卡赞地族长大会割让了两个殖民行星给人类作为赔偿。在西格蒙德生活的时代，他们又攻击了人类世界三次，也都输了。

法夫纳是第三次战争之后易手的星球之一。他父亲旅行成癖而且连平地恐惧症的边都不沾，2500 年他们把他留给某个姨妈照顾，便跑到法夫纳找刺激去了。

结果找到了一个。

这一年法夫纳上的人类和遗留的卡赞地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在一连串的战斗中他父母失踪了，但因为规模不够，这些战斗都没有被官方认定为人类—卡赞战争，而只称为一场“边境冲突”。

所有人都知道卡赞地人会把猎物吃掉。

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就是卡赞地人。西格蒙德痛恨这些猫耗子，这所有人都能理解。此外他痛恨父母将他抛下。心理治疗师对他姨妈说这很正常。他也恨姨妈，因为她让他想起母亲——或者因为她曾允许他父母把他留在这里。

父母失踪的同一年，傀儡人从人类世界的边缘冒了出来。这是一个不同于卡赞地人，让人难以想象的种族。傀儡人看起来像是有两颗头、三条腿的无翅鸵鸟，他们弯曲脖子上的脑袋让他想到袜子布偶。听苏珊姨妈说，他们的脑子藏在两个宽厚肩膀中间稠密的鬃毛下面。

于是他们也要包括这另外的外星人，这些看来无害的新来者，因为西格蒙德不相信巧合。之后他们就包括了所有的外星人——因为，说真的，反正谁也不能确定不是？

那是苏珊姨妈带他去看心理治疗师的时候。西格蒙德记得第一疗程结束之后她脸上震惊的神情。她和治疗师单独谈过之后，西格蒙德记得她在自己

① 卡赞：Kzin，卡赞地人（Kazanti）的单数称呼。

房内整夜抽泣。

他有病，也许很多病，他连它们的名字都拼不出，更别说搞清楚了：偏执型人格障碍，带有妄想性误认症状的单一主题妄想。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尚存一线希望：能治好这病。

西格蒙德相信的是斯文松医生给苏珊姨妈的另一个安慰——偏执是绝顶聪明的副作用。

后来，西格蒙德明白了。心灵创伤造成的压力导致了生化失衡，又引起精神疾病。在自动医生里面睡的一天一夜纠正了他大脑里的生化失衡。但只是化学矫正还不够：知道整个世界都在针对你本身就是种压力。斯文松医生治疗三个月找出的偏执行为，西格蒙德早就知道了。

斯文松医生是对的：西格蒙德确实非常聪明。聪明到看出治疗师想要听什么，聪明到学会应该把什么想法藏在心底。

西格蒙德又抖动试图着摆脱药劲。重历过去的恐惧没什么积极意义——特别是现在。他需要专注。

从他们开始。他们不是卡赞地人：这间屋子太小了，卡赞地人会抓狂的。

他们想要从他这里得到什么东西。他所能控制的，眼下只有自己的反应。他们会是谁？

其他人只看到他是个中年的中层财务分析员，一个联合国的小官僚。一个在其他所有人都穿着振奋色彩的世界里，总穿黑色的厌恶人类分子。

西格蒙德看到的更多。许多年前，斯文松医生说的比他以为的还准确。西格蒙德不只是聪明，他是天才——真正有价值的是头脑，不是什么花哨外表。

他们是谁？也许是西格蒙德正在调查的什么人，这就少多了。基多太空港收受贿赂的海关人员？在身份清洗中潜逃的联合国身份数据中心系统管理员？

本能告诉西格蒙德都不是。应该是他正在进行的另外一项调查：特洛伊黑帮。这个帮派因其位于特洛伊小行星群的著名基地而闻名。他们走私所有东西，从艺术品到武器再到实验药物。他们为了钱杀人——更多时候只是为

了保证自己的威名。他们敲诈、洗钱……什么都干。调查局的其他所有分析师都不愿碰他们。

肯定就是这些人。

接下来要推测的是怎么干的。他猜是有人用速效皮下镇静剂，在他家附近的步行广场找到个“机会”。等到他脚步踉跄，那个攻击他的人“好心地”把他扶到最近的传送亭。

地点？除了这地方肯定是在地球上，西格蒙德猜不出更准确的答案。在一个满是传送亭的世界，他可以被立刻传送到几乎任何地方。

那么时间？眨了眨眼让视野更清晰，西格蒙德抬起手。他左腕受伤了——不严重，但很疼。时间显示停止了。可笑的是，虽然皮下的控制脉冲系统已经融化，微玻璃粉还在拇指里。时钟、天气、指南针、计算器、地图，所有工具应该指尖一按就能调出……都没了。他猜这些植入物被磁脉冲炒熟了。这是标准的扰乱方法。

他们还没有自以为的那么机灵。屋子没有卫生设备，连尿壶都没有，现在他倒也没觉得需要。他的黑色外套虽然凌乱，但很干净。这不是不可动摇的证据，但西格蒙德猜自己被人从步行广场绑架就在几小时以前。

脚步声！这扇够不到的门后是走廊，他们沿着这条看不到的走廊接近。突然，门猛地被打开。

门口站着，一个高个子，至少两米高。秃秃的头皮上耸起一撮扎紧的头发：星带人的发式。特洛伊最强的人赫克托耳^①，是不是就戴着一顶著名的马鬃头盔？

特洛伊黑帮这个答案完全吻合。

西格蒙德在突然亮起的灯光下眨着眼，还看不太清楚。

“很好，”星带人说，“看来你醒了，有人想和你谈谈。”

“你看来不怎么吃惊啊，奥斯法勒先生。”

一种阴森的镇定出现在西格蒙德身上：“肯定有人批准了所有的重新任

^① 赫克托耳：特洛伊战士，普里阿摩斯和赫卡柏之子，安德洛马刻的丈夫，被阿喀琉斯所杀，尸体被拖在战车后绕特洛伊城墙三圈。

命请求，肯定有人在忍受一次又一次无益的调查。”

“你的老板。”捕获他的人说。

“肯定有人批准这些转账，肯定有人能接受部门的持续失败，”西格蒙德搜罗着冷嘲热讽，“先生。”

“也就是我。”本·格里马蒂，调查局副秘书长，随意地靠在墙上。他的身体语言在说，你的怀疑让事情更容易了。

这些摆明了都是废话。如果西格蒙德还有机会离开，格里马蒂根本不会出现。

格里马蒂打破了正在拉长的沉默：“我要知道你知道些什么，更重要的，我要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一旦我说出来，西格蒙德想，我就死定了。他换了个位置，身上的锁链闷声作响。他换了个话题：“为什么是特洛伊？”

格里马蒂笑得毫无幽默感：“我们更倾向于阿喀琉斯^①，特洛伊人是失败者。”

特洛伊小行星群分成两部分，环绕 L4 拉格朗日点运转的，在木星轨道之上 60 度，环绕 L5 点的，在木星轨道之下 60 度。他们有时被称作希腊阵营和特洛伊阵营。阿喀琉斯是希腊阵营中的最大的小行星，当然赫克托耳也是那边的，这名字还是在分成两边的说法出现之前……

西格蒙德拧了一下腿，拼命不让自己的思路混乱。“你给我下了多少药？”他追问。

“够多，”格里马蒂盯着他的手腕植入芯片看，“我马上要走，你要是自愿回答我们的问题，在这里会舒服得多。”

舒服得多，有可能。而且更短吧？争取时间有意义么？“为什么是特洛伊？”

“奥斯法勒，这还用想？他们为了让我帮忙而给出了慷慨的报价。官方

^① 阿喀琉斯：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佩琉斯与忒提斯之子，幼年时其母曾将他浸于冥河中，这样除了被母亲握住的脚踝之外，他浑身刀枪不入；特洛伊战争中阿喀琉斯杀死了赫克托耳，但后来被帕里斯用箭射中脚踝受伤而死。

审查对他们的生意不好。

“你是一个例外，西格蒙德，不过我承认你有本事。一直以来，我真的希望、认为我们能买通你。悲哀啊，你继承了好大一堆钱，还选择为联合国那一点点薪水工作，”格里马蒂摇摇头，“你活得像个和尚，穿的像个和尚。你无视自己已经拥有的财富，为什么还要向你出价呢？看来你也很可能有原则。”

就是这个，西格蒙德努力要记起来的。钱。他试着眨眼，期望视线不再模糊，但不管用。“也许我可以给你钱。”

格里马蒂的表情条件反射般闪出了轻蔑——之后，慢慢地浮现出低俗的狡诈。他说：“我和我的合作者告诉你的，还有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要告诉每一个人。不能让任何人发现你做过的事情。”

“明白。”

“别想要我。你会么？”格里马蒂问。“当然不。”西格蒙德回答。

格里马蒂拍拍手。太奇怪了，这么保证一下就行。“西格，没有讨价还价。一百万星币，转进我给你星带号码账户。别费心票据拒付什么的，我知道你很擅长这些。在你那些体现进展的周报里，我能看出这一点。这就是条件，奥斯法勒先生。你付钱，你告诉所有人，然后我们让你走。”

他不会被放走的，但是西格蒙德表现的好像很相信。无论如何，他认为格里马蒂所发现的一百万还有那些找头只是西格蒙德财富愿意为人所知的冰山一角——虽然好像也没人等着继承他的钱。最坏的情况，装装样子也能让他最后的时刻舒服一些。

西格蒙德抬起胳膊，故意让它咣啷作响。“看在一百万星币份上，我想摘掉这些。我想要个好点的房间，有马桶的套间就很好。”

“钱付清后我们会考虑这些的。这之前，来个尿壶吧。”格里马蒂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把声波致昏枪和一台掌上电脑。他对着电脑无声地低语几句，把它放在地上，伸鞋尖踢向西格蒙德。电脑和脚都在西格蒙德触不到的地方，声波枪瞄着他。

“我登录了一个匿名账户，所有别的通讯功能都锁住了，我的钱到账之后，就会被转到别的地方去。”格里马蒂笑了，“我相信你知道，我的同事

在匿名转账方面很有本事。”

那是我的钱。西格蒙德压住怒火。“从北美银行转账，”他停下等着声纹检查，“账户：五……四……一……”他拼得又慢又清楚，绝对不会出错。账户号码，子账户，进入代码。

反应时间是个好消息。他还在地球上。

枪动都没动。他运气不错，虽然说了个可疑的音节，也没被打晕。“四……二……究……”

银行 AI 念出疑问代码，格里马蒂轻蔑地用鼻子一哼，轻轻摆了摆枪，表示警告。

西格蒙德耸耸肩，咣啷作响。根据疑问一回答的设定，银行只会接受实时转账授权。疑问一回答可以应付强迫录音。一个理性的人怎会不这样设置他的账户？

西格蒙德可以用受迫代码授权转账，这会警告他的银行，可又能怎样呢？洗钱是特洛伊人的大买卖，钱刚汇出的几分钟里，就会通过十几个空壳公司、太空避税所还有一堆匿名账户。受迫代码也做不了什么。

如果他故意取消转账，格里马蒂立刻就会知道——接下来的问讯可就不那么轻松了。也许——

斯文松医生是对的：西格蒙德是偏执狂。至于现在，他想，来看看我之前是不是够偏执吧。

西格蒙德还被锁着，不过已经有了把椅子，一把临时凑合的尿壶，还有一球油乎乎的温水。花了一百万星币，至少该有一个铅玻璃杯子再加上冰块吧。

格里马蒂离开很久了，他把详细审问的任务交给了西格蒙德之前见过的那个瘦长星带人，这个审问者连名字都不屑一赐。西格蒙德打算把他叫做阿斯蒂阿纳克斯，赫克托耳的小儿子，被从特洛伊的城头扔了下来。和阿喀琉斯的儿子一样，西格蒙德可不稀罕特洛伊的国王^①。

慢慢地，若有所思地品尝，也争取不来时间。

① 涅俄普托勒摩斯：阿喀琉斯之子，杀死了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

所有的罪都导致逃税，西格蒙德这样总结他来特洛伊的任务。他有条有理地讲述着找出隐藏收入的刑侦技巧，还不忘卖弄学识。要是阿斯蒂阿纳克斯看来快忍不住了，西格蒙德就抛出一点东西，说起哪些银行调查引出什么样的其他调查。有些这样的供认会带出惊人敏锐的问题，星带人几乎天生就是逃避所得税的专家。

阿斯蒂阿纳克斯口袋里的掌上电脑发出粗声提醒，走廊里突然一阵嘈杂混乱。砰砰的脚步声，还是击打声？声波枪！不会听错的！

阿斯蒂阿纳克斯扔下他的枪，从腰带上拽出一把多功能刀——原始，但致命。

“别，”西格蒙德说，“你只会搞得更麻——”

胃部突然一阵剧痛，他猛地倒吸一口气。西格蒙德的衬衫和阿斯蒂阿纳克斯的手上都是一片鲜红。鲜血的红色。

“公事公办。”阿斯蒂阿纳克斯说。

西格蒙德颓然倒地，一队战斗装备的巨臂破门而入。他听到声波枪煎肉般的声音，随着一切渐渐变黑，西格蒙德想：太迟了……

2

西格蒙德醒了。难以置信的腹部疼痛已经消失，手腕和脚踝不再因勒紧而抽痛，他头脑清醒精力充沛。身心都得到了休息。

这次可真吓破他的胆了。

他睁开双眼，脸前几厘米处悬着一个透明的球罩，绿色的 LED 灯毫不动摇地闪着光。

他身处自动医生之中。

读数告诉西格蒙德，自动医生更换了他的心脏和一部分肝！还有两升血，外加……他不往下看了，推起厚重的盖子坐起来，回想着胸腹部的疼

痛。自动医生宣布他已经痊愈，可痛苦肯定还在他的记忆中。那真的很疼。

屋里好像很冷，不过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什么都没穿。在自动医生里你不能穿衣服。

“欢迎回来。”

他转过头。一个身着褐色紧身弹力连衣裤的陌生人，坐在屋里唯一一把椅子上。她很瘦，甚至有点憔悴，但也很有肌肉。他猜她加班有些过头。要不是吓了他一大跳，虽说她不算什么大美人，也还挺有吸引力。

这个陌生人站起来，递给西格蒙德挂在门钩上的睡袍，她没转身回避，“我觉得你肯定想要这个。然后我们聊聊。”

“我们在哪儿？”西格蒙德问。

作为回答，她拿出一张蓝色磁碟，朝他一摆。全息图闪闪发光，是地球，还有一行小字：特别调查员菲奥娜·菲丽普。

明显这是一张巨臂的证件，或许这就算回答吧。

联合区域武装（字母缩写“巨臂”）是联合国军事力量的谦称，谦虚得足以让大多数人看见一个巨臂的人就如惊弓之鸟。大家都知道这支武装可不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而是维持统治的工具。

西格蒙德套上睡袍，爬出自动医生。大家都知道，因为某些人希望大家都知道。格里马蒂？他背后的人？也许救援只是演戏，刺伤西格蒙德只是博得信任的戏剧效果，让他以为这是当局的人，好看看他会说什么，接下来会去找谁。

“西格蒙德，这对你很难。我比你更理解这点。”这个陌生人叹口气，“我们开始吧。我是菲奥娜·菲丽普，朋友叫我‘菲飒’。我是个巨臂——不过不是救你的那种。我宁愿远离刀枪，这些东西会伤人，你刚体验过的。”

这帮人什么时候这么友好了？“我在哪？菲丽普调查员。”

她似乎笑得很勉强，与其说虚伪不如说她缺乏练习。“你被一支 SWAT 小队从莫哈维太空港跑道上的星际货船里救出来，差点死于刺伤。顺便提一下，你被打了很多吐真剂。”

“他们行动总带着自动医生，队长立马把你塞进了战地医生，送到了最近的巨臂地区办公室，就是洛杉矶，更准确地说是好莱坞，没准你认识那

地方。”

西格蒙德记得自己对格里马蒂说不会耍他，那混蛋竟然就信了。如果是吐真剂，就说得通了。他说的确实是真话，他那会不是打算耍格里马蒂——他已经在耍他了。

当然，如果这些都是真的。

“我希望你相信我，对你来说这不怎么容易，对吧？”菲丽普把椅子转过来，倒着跨坐下来。“跟你说，我不指望你回答。我说过了，我理解你。你想问不敢问的事情我也会告诉你。那么首先，你不是嫌疑犯。绝对不是。”

西格蒙德飞速思考。除了从自动医生里出来后总会有的精力充沛的感觉之外，他觉得很正常。是对他而言的正常，不然还能是什么？“那我可以走了。”

她闪出一个“我知道的事情你不知道”的微笑，这次笑得自然多了。“是，但你不会，因为你还想知道些事。”

如果菲丽普所言是真的，她一定知道他是如何求救的。如果她不是……只要他说出来曾经求救，就会招来报复。最起码，也会让特洛伊黑帮把他藏得更深。

“你特别想知道你怎么被救出来的。算了，说穿了吧。西格蒙德，你还疑惑自己是不是被救出来了。”她对他惊讶的颤抖报之一笑，但不是那种冷酷无情的。“如果口味重一点来看的话，你也算蛮可爱的，听我说完吧。”

“你父母死的时候你得到一大笔钱，有遗产有保险。你到二十一岁时接管了这些钱。西格蒙德，有趣的是你用它们做了什么。”

“没什么。”西格蒙德希望他的声音保持平静。真实情况是，他把钱分成了很多账户，两个直接在他名下，其余的注册非常迂回曲折。过程中他没违犯法律——他们肯定在盯着——不过确实曲解了一些。“这是我的紧急储备。”

菲丽普摇摇头：“不。你用不同寻常的方法把你的财产搅乱，在我打算介入之前你引起过一些洗钱审查。”他没等他张嘴说出话，就阻止了他的反驳。“放松，你没做什么犯法的事，没怎么犯。你保持每次转账都刚好不超过银行上报的门槛。当我的同事们确定所有这些保密信托账户的拥有者之

后，他们发现钱根本没出过手。”

“对于这些——我要说你做得很好——你完全清楚后果。你知道这种行为模式会让这些账户插上小旗。西格蒙德，你费了很大劲搞出了能让政府永远监控的银行账户。”

西格蒙德一耸肩，他可以假装对他要做的事情无动于衷，不过传感器是不是在数着他那颗崭新心脏的跳动呢？

“紧急储备？昨天莫哈维有明显的资金注入。”菲丽普说，“从一个长期闲置的账户，突然转了一百万星币到一个星带金融避风港的数字账户。这可拉响了所有警报。我很疑惑：如果你打算引人注目，为什么不干脆用受迫代码转账？”

因为受迫警报的内容不够！如果是受迫代码引起你的注意，你就不会再留意别的内容。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继续深挖，”菲丽普说，“那些被插了红旗的账户你都可以随便用，那么选择是否有其目的？银行给账户分配号码，但是账户所有人选择他们自己的进入代码。于是：我用解密软件试了你的进入代码。你这些有趣的账户都有 PIN 号，这些号码解译出来的名字都是联合国调查局的高级官员。PIN 号会变，但是模式不变。”她拍拍西格蒙德的胳膊，他往后一缩。“转出这笔钱的 PIN 号解译出来是‘格里马蒂’。你授权支付的时候他正在莫哈维太空港。”

西格蒙德止不住地抖。他把薄薄的睡袍拉得紧紧的，不过很怀疑自己是否能骗过她。看来这是真的：巨臂能通过传送亭系统跟踪人。他一直担心这个。为了记录账单，传送系统必须要绑定到人。

或者特洛伊人比他所担心的还要聪明，格里马蒂也许在他授权转账的时候记录了 PIN 码。如果是特洛伊人破解了他的密码，也许现在正在考验他……

“西格蒙德！别瞎想。”她笑了，这次算得上亲切。“除了偏执狂，会有谁给巨臂设计一个暗指自己同事的诡计？你进自动医生的时候有多偏执，出来还有多偏执。我能从你眼睛里看出来，而且你肯定也注意到了。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